



麟
足
中

樊溪石 著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目 录

CONTENTS

第五十三章	001	第六十七章	098
第五十四章	008	第六十八章	105
第五十五章	016	第六十九章	111
第五十六章	023	第七十章	118
第五十七章	030	第七十一章	123
第五十八章	038	第七十二章	129
第五十九章	046	第七十三章	135
第六十章	053	第七十四章	140
第六十一章	059	第七十五章	145
第六十二章	066	第七十六章	151
第六十三章	074	第七十七章	158
第六十四章	081	第七十八章	163
第六十五章	088	第七十九章	169
第六十六章	094	第八十章	174

第八十一章	179	第九十八章	267
第八十二章	185	第九十九章	272
第八十三章	190	第一百章	276
第八十四章	195	第一百零一章	281
第八十五章	200	第一百零二章	286
第八十六章	205	第一百零三章	291
第八十七章	211	第一百零四章	296
第八十八章	216	第一百零五章	301
第八十九章	221	第一百零六章	307
第九十章	225	第一百零七章	312
第九十一章	230	第一百零八章	317
第九十二章	236	第一百零九章	321
第九十三章	242	第一百一十章	327
第九十四章	247	第一百一十一章	331
第九十五章	252	第一百一十二章	336
第九十六章	257	第一百一十三章	341
第九十七章	262	第一百一十四章	347

第五十三章

贺融与贺湛对视一眼，这次由贺湛先开口：“那你应该也知道我们想问什么了。”

翁浩声音漠然：“十四年前，我无意中听见，赵氏的婢女在与人合谋，说是要嫁祸鲁王……”

“住口！”贺湛怒道，“翁浩，陈无量案我也略有耳闻，虽说当年你牵涉其中，但毕竟不是主谋，想要从轻发落也不无可能，只要你肯跟我们合作，将真相说出来。”

翁浩语带嘲讽：“二位郎君，我说的就是真相，我听见他们的合谋，然后去向陛下告发，当时陛下已经发现鲁王与郑王私下书信往来，对鲁王生出不满，巫蛊案发，咒害太子的罪名坐实，陛下勃然大怒，下令将鲁王废为庶人，全家流放，后来的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翁浩，”贺融蹲下身，与其平视，“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太子八字，寻常人如何能随随便便得到？那个婢女是受谁指使，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知情吗？”

黑暗中，翁浩模模糊糊看见贺融的面容，却看不清对方脸上的表情。

生母被牵连而死，他从小背负罪名长大，还因为曾经与嫡出的弟弟一起落马而受到父亲厌恶，翁浩既是王府长史，也曾看着贺融长大，印象中，那个走路一瘸一拐的小童，如今也出落得顶天立地，容止不凡，除了手中依旧拿着竹杖。

贺融缓缓道：“我还记得我四岁时，有一回在前院枣树下，想上树去摘枣子，却因年纪太小，只能眼巴巴看着，边上的侍女也不敢擅自做主让我上树，你正好路过，见状就帮我摘了一些，还嘱咐我要小心，不能顽皮爬树。”

翁浩哑然一笑：“没想到那么多年前的小事，三郎还记得。”

贺融：“对我曾付出过善意的，哪怕只有一点点，我都铭记在心。”

翁浩：“故太子是陛下的逆鳞，无论谁触碰了，都不会有好下场，你生母的事，不管是被利用还是被牵连，时隔多年，再追究已无意义，也翻不了案的。”

贺融本来还不敢肯定翁浩是知情人，但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反而更让贺融坚



定自己的猜测。

“我就怕潜藏在暗处的人，至今依旧心怀叵测，时时在寻找时机，为下一次的阴谋做准备，而你，翁浩，也可能被再次牵连。”

翁浩沉默不语。

守卫在外头等久了，忍不住进来催促：“二位郎君，还请快些！”

贺融压低声音，加快语速：“你好好想想，与我们合作，我们会保你性命，更会在陛下面前求情，帮你减轻罪责……”

那头守卫已经走过来：“二位郎君，这些犯官明日都是要提审的，御史台那边很快就会有人过来巡查，请别让小人难做！”

贺湛：“我们这就出去，多谢你。”

又对贺融道：“三哥，明日再来吧。”

翁浩始终没有再开口，贺融有些失望，但不得不与贺湛一道离开。

步出大牢的那一瞬间，伴随着阳光洒在身上，两人顿时感觉身心由内到外也跟着敞亮起来。

贺湛道：“翁浩可能知悉一些内情。”

贺融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如果能再多待一会儿，会截然不同。”

贺湛笑道：“明日提审之后，我们再过来找他，届时他经过御史台那帮言官恫吓之后，应该很容易撬开嘴了。”

贺融却没有这么乐观：“你帮我多留意些，明日我再过来一趟。”

贺湛点点头，旋即皱眉：“三哥，我思来想去，当年会在鲁王府放巫蛊的人，必然是希望父亲倒霉的。论理说，郑王贺琳他们当时已经在密谋造反了，不太可能再去陷害父亲……诸位皇子中，当时太子重病不起，但齐王和卫王年纪又还小，那会儿也就十五六岁，还住在宫中，尚未成婚开府，就算他们有那份心，也没有那个能耐和人手吧？”

贺融沉吟不语。

贺湛这些推想，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甚至还有过比这离奇百倍的猜测，但最终都被他一一推翻。

如果不是某个皇子所为，那又会是谁？

贺融道：“先看看明日提审的结果再说吧。”

这桩案子他们并没有被允许参与，提审过程和结果当然也不得而知，刑部和大理寺在这次事件中几乎被皇帝舍弃，御史台直接上禀御前，除非皇帝想让人知道。

众所周知，齐王掌管刑部，这次事发，他的羽翼几乎被斩掉大半，能在朝堂混到六部九卿位置的，没有一个是傻子，所以不少人都认为这是皇帝要向齐王清算。

说得更严重一点，是皇帝认为齐王有不臣之心。

但皇帝年过耳顺，身体不佳，就算他再不肯立储君，为了避免身后生乱，也不得不立，这个节骨眼上对齐王的党羽下手，无疑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皇帝无意立齐王为太子。

排除齐王，皇帝膝下就只有鲁王贺泰，与卫王贺绘了。

但凡接触过贺泰，或对他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位鲁王的性情才干，只有两个字足以形容：庸柔。

不过古往今来的平庸君王比比皆是，也不是说庸柔就当不了人主了，起码不是个暴君，还听得进臣下劝告，耳根子软，总比毫无才能还刚愎自用来得好吧。

更重要的是，齐王与卫王的儿子年纪尚轻，还显不出优劣，而鲁王几个儿子，都已经能独当一面，为了江山社稷的传承，皇帝会选择鲁王，倒也不算奇怪。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隔日散朝之后，贺融与贺湛到了南衙大牢门口，就听见守卫在与同伴抱怨：“这怎么就死了，还未审出什么来呢，莫不是做贼心虚？”

贺融心里咯噔一声，贺湛更是大步上前，询问他们：“谁死了？”

守卫也不隐瞒：“是一名叫翁浩的犯官，据说原先还是刑部侍郎呢。”

预想中最糟糕的情况果然发生，贺融反倒平静下来。

“何时死的，怎么死的，尸体呢？”

守卫：“尸体还在，御史台没有作，还是临时从刑部和京兆府那边找了件作过来，是自刎无误，今日早晨给他送了饭，谁知他竟将陶碗摔碎了，以碎片自裁。”

贺融：“昨日我们走后，可还有人来过？”

这守卫还是昨日接待贺融他们的那个：“昨日二位郎君走后，御史台就过来提审他们，不单翁浩，另外几人也都被提走了，回来的时候身上也都齐整，没有用刑，后来翁家的管家还带着翁家家眷过来探望，当时还好好的，不知怎么回事，过了一夜，反倒是想不开了。”

贺融二人又进大牢转了一圈，连带翁浩的尸体都看过，没发现什么异常。

出了大牢，贺融就道：“我去御史台，看能不能设法要来一份供状，你去翁家瞧瞧。”

贺湛答应下来，两人分头行事，但贺融这边并不顺利，这桩案子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贺融即使贵为安国公，也没有权力过问，但御史也不愿得罪这位朝中



新贵，就对他道：“翁浩的供状与其他人大同小异，陈无量的案子，当年是刑部尚书秦峦要求压下来的，他们作为下官也只能遵从，但这些人各自得了不少好处，翁浩想必是畏罪才会自尽的。”

贺融提出疑问：“按照本朝律法，翁浩这样的罪名，轻则杖责罢官，抄家抵罪，重则流放充军，不至于丧命，他为何要自尽？”

那御史无言以对，只能猜测道：“可能是为了保全家人？他一死，他的家人也就不必跟着他流放了。”

贺融不置可否，但对方已经说得够多了，再多就超出他的职责权限，他也不想令对方为难，就没再问下去。

他与贺湛约好在杨钧的胭脂铺子里见面，谁知贺融在那里等了大半天，与杨钧二人喝掉好几盏茶，直到傍晚时分，贺湛才终于现身。

“三哥！”贺湛从铺子后门进来，大步流星，满头大汗。

高氏忙给他捧来一盏茶水。

贺湛谢过，仰头灌了一大口，方才道：“可累死我了！”

贺融：“如何？”

贺湛叹道：“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他去了翁家，很快见到伤心欲绝的翁家家眷，但并没有问出什么来，却意外得知翁家的一桩家事。

原来翁浩的妻子多年来膝下只有一女，翁浩就又纳了一妾，那妾室肚皮很争气，进门没两年就诞下儿子，更因性情活泼而得翁浩喜爱，但翁浩却有一桩苦恼，那就是家中妻妾不和，时常争执。他偏袒妾室，却不能休妻扶妾，百般无奈之下，只得在外头又买了一座宅子，安置妾室，将妻妾隔开。翁妻对那小妾深恶痛绝，与贺湛说着说着，便忍不住痛骂翁浩没有良心，喜新厌旧。

贺湛对翁家家事没有半点兴趣，奈何为了多知道一些内情，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

当翁妻说起那妾室的宅子是管家帮翁浩跑动物色时，贺湛心头一动，似抓住什么，忙问管家去处。

据翁妻所言，刘管家虽是这边宅子的管家，却跟着翁浩两头跑，他是翁浩身边的老人，十分得翁浩信重，很多公事，连翁妻也未必清楚，刘管家却一清二楚，甚至就连翁浩的妾室，当初也是刘管家为他张罗的，是以翁妻提起此人，脸色不豫，没什么好声气。

但贺湛却有些惊喜，昨日探望翁浩的人里，除了翁家家眷，也有刘管家，他认为刘管家一定知道些什么，于是告别翁家，又寻去了那管家的家里。

刘家人却告诉贺湛，昨日傍晚有人匆匆来找，给刘管家送了一封信，刘管家关在屋里片刻，很快就出去了，至今都没回来。

贺湛意识到事情不对，在刘家转了一圈，又去了翁浩妾室的宅子，也没问出什么来。

一番话说罢，茶已凉了，但他也不在意，就着凉茶又一口喝光。

贺融：“刘管家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不错，我也这么想。”贺湛从怀中摸出一样物事，“但我在刘管家屋子里的角落，找到这个。”

一片拇指指甲大的纸片，边缘有烧焦的痕迹，凑近鼻下一闻，除了焦味，还有隐隐约约的香味。

杨钧拿过纸片，入手一摸，再闻气味，立马就道：“这是蜀纸！”

随即又咦了一声，疑惑道：“可蜀纸没有香味吧，这是额外再熏过香了？”

贺湛笑了笑：“因为这是蜀纸中的浣花溪纸。”

其时天下造纸，有益州、越州、宣州各处，其中又以益州纸为上佳，称为蜀纸。朝廷用纸，特别是集贤院中所藏的典籍，都是用蜀纸来书写的。而蜀纸之中又有一种浣花溪的花草纸，因为在浣花溪边所制，一名匠人别出心裁，将晒干的花草嵌入纸中，熏香制成，得到许多王公贵族的追捧，但因制作费时，产量稀少，被列为贡品，放眼朝中，只有少数人得皇帝御赐，用得起这种纸。

所以杨钧只看得出是蜀纸，却不知道这里头还有讲究。

贺泰封爵之后，也被赏赐了不少东西，其中就有这种蜀纸。

杨钧：“刘氏一名管家，不可能用得起这种东西，别说刘氏了，估计翁浩自己都用不起。”

贺湛沉吟道：“这种纸，外头想买也买不到，朝廷中能用上的，十根手指也数得出来……翁浩这么多年都待在刑部，而刑部又是齐王在管，这么说，果真是齐王？”

见三哥没有说话，他又道：“丙申逆案时，齐王已经十七岁，他母亲又是掌管六宫宫务，权同皇后的淑妃，也不是没有能力和理由做出这种事的。当时太子病重，眼看快要不行了，郑王谋反的事也行将败露，只要我们父亲也倒下去，齐王前面，就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了。”



杨钧点点头，凝重道：“我也觉得五郎所言有理。翁浩很可能通过刘管家，与齐王暗中勾结，如今刑部被查，齐王担心翁浩将往事一并牵扯出来，把自己拉下水，于是用把柄胁迫翁浩自尽，再将刘管家灭口。”

高氏旁听如此重大的事宜，心中虽对贺融他们的信任十分感动，也有些忐忑，不敢轻易开口，但听到此处，却忍不住轻声道：“我有些疑问。”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高氏身上。

高氏：“对方如果要将刘管家灭口，应该有更隐蔽的手段，为什么要通过书信来传递信息，还用了这种极容易被辨识出来的蜀纸？”

杨钧摸着下巴：“也许对方并没有料到我们会查到刘管家家里去？”

几人将贺融想说的话都说完了，他思来想去，没有任何头绪。

贺湛见他微露疲惫，不由得心疼道：“三哥，别想了，这条线索断了，我们重新再找就是，时隔多年，能查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

贺融拍拍他的肩膀：“不错，你也辛苦了，不必想太多，以后有机会再继续查就是，翁浩虽然死了，但幕后之人既然还在，早晚还会露出马脚的。”

杨钧就笑道：“你们也难得来一趟，晚上就在我这里用餐吧，正好巷尾新开了一家食肆，味道尚可，我让他们送一桌酒席过来。”

贺家兄弟自无异议，酒菜叫来，四人觥筹交错，叙情谈天，倒也热闹。

贺融没有旁人想象中那般沮丧，巫蛊案对他而言，是心中的一根刺，这根刺埋藏多年，他从来就没奢望过短短时日就能水落石出，翁浩之死，虽是意外，但他们同样因此得到了一些线索，不算毫无所得。

酒酣耳热之际，杨钧忍不住慨叹：“三郎，五郎，恭喜你们，总算苦尽甘来！”

贺融他们知道杨钧指的是什么，陈无量案一出，齐王的势力已经被皇帝亲自动手，斩落得七七八八，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皇帝在为长子铺路。

不单是杨钧这样想，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结案之日，也许就是皇帝立太子之时。

然而皇帝又一次出乎众人意料。

文德二十三年三月，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因陈无量案受黜，流放岭南，余者官员因胁从受贿，悉数免职，贬为庶民，并罚没家产。

四月，齐王以身体有恙为由，请求免除刑部差使，在家休养，上准其所奏，并遣医赐药，为齐王调养。

五月，帝以兴国侯湛为使持节，都督河南诸军事、洛阳刺史。

贺湛旋即辞去羽林卫将军一职，离京上任，前往洛阳。

洛阳，虽非京城长安，却也地位特殊，形同陪都，皇帝这一任命，无疑意味深长。

从小处看，这也许是对贺湛能力的肯定，从大处看，这同样是亲自在给鲁王栽培势力。

八月，黄河决口，两岸农田受灾无数，百姓无栖，千里无庐，皇帝应工部治河官员所请，欲派人前往主持堵口与赈灾事宜，贺穆闻听此事，通过父亲向皇帝请缨，表示愿意前往。

与此同时的卫王府中，卫王对着来客感慨一声：“九哥这一跤，跌得可真够狠的，怕是再也爬不起来了，陛下如此狠手，想必也已知道太子陵那些证据是我递交的，苏长河也是我找来的，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对我下手了！”

来客道：“齐王未必穷途末路，殿下也未必全无机会。陛下自知时日无多，急匆匆地在给鲁王铺路，连让贺湛掌管洛阳这种法子都想出来了，他这是希望鲁王在登基之后，也能掌握长安周边的兵力，号令国中内外，但洛阳毕竟不是长安，快马加鞭也需要一日，真要有什么事，等他洛阳的兵马赶过来，早就来不及了。”

卫王悚然一惊：“依我看，九哥没那个胆子吧？”



第五十四章

来客一身黑纹锦袍，气度不凡，与卫王同坐一厅，也未有任何局促紧张，显然早已习惯这等场合，闻言就笑道：“不是齐王胆子大，是陛下年纪大了，心肠变软了。”

卫王不解：“表兄何出此言？”

来客道：“如果陛下还是当年的陛下，眼下齐王焉有命在？陛下借着陈无量案，就可以将齐王势力连根拔起了，却偏偏只处理了刑部尚书与大理寺卿，可见他只是想给齐王一个警告，让齐王知难而退，老实一些。”

卫王恍然一笑：“果然还是表兄了解陛下，只可惜，陛下给了齐王当储君的希望，又将他的希望生生毁去，换作是我，我也不会甘心的。”

来客道：“不错，狗急了还会跳墙，何况堂堂齐王？陛下虽然将凤印从安淑妃手中拿回，交给殷贵妃，但淑妃掌管六宫多年，怎会一点准备都没有？”

卫王沉吟道：“后宫妇人，终究成不了气候，我所虑者，是齐王的外家。”

来客道：“齐王的母家安家，多年来镇守中原与安南接壤之地，陛下来不及轻易将他们置换，齐王妃的娘家宋氏，前朝时曾任三代洛阳刺史，后来虽迁居长安，家中子弟在朝廷任官，但在洛阳依旧有不小的势力，不然你以为陛下为什么会让贺湛去任洛阳都督？无非是想让贺湛在那里镇着，不让宋家有轻举妄动的机会。”

说罢，他叹道：“看来陛下，心中已经择定了鲁王。”

虽说早有预料，但对这个结果，卫王还是感觉很不舒服。

他忍了又忍，忍不住道：“我竟不知自己除了排序未能居长之外，到底还有哪里不如我那个一无是处的长兄！”

“先前陛下属意齐王时，殿下总想着让齐王打头阵，以致蛰伏太久，反倒让陛下忽略，等您也想奋起直追时，鲁王入京了，您已错过大好时机。”来客毫不客气道，“再者，鲁王入京之后，虽无特别出色之处，但也中规中矩，几件差事，

办得也还稳妥，单是稳妥二字，足矣。贺融、贺湛远赴塞外，又在陛下心中加足了筹码。殿下左顾右盼，总想等着合适的时机再出手，结果等来等去，却等来了鲁王的大好时机。”

卫王抿抿唇，有些不自在：“我也没想到陛下出手会这样快。”

对方道：“依我看，陛下原本还想再多观望些时日，但身体由不得他做主，鲁王又实在扶不上墙，所以他才必须亲自出手吧，不过殿下也无须担心，陛下既然连齐王都愿意放过，自然也不会对您怎么样。”

卫王叹道：“这也都怪我，迟疑不决，终误了大事！”

来客摇摇头：“如今多说无益。”

卫王：“还请表兄教我。”

来客道：“为今之计，只有一字，等。”

见卫王面露疑惑，他缓缓道：“等龙驭宾天，等齐王按捺不住，再从中找机会。”

卫王忍不住问：“那如果等不到这个机会呢？”

对方想也不想：“那就继续等！”

卫王叹了口气。

来客冷然道：“名不正，则言不顺，可见这名分二字，是多么重要，既然现在殿下已经很难得到太子的名分，那就必须比从前更加耐得下性子，哪怕鲁王登基，齐王势力才是他需要面对和头疼的，只要殿下小心谨慎，遵守为臣之道，鲁王想必也不会无端端对您下手。”

对方这样说，明显已经笃定皇帝会将帝位传给鲁王了。

卫王虽然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

来客：“朝野皆知，鲁王优柔寡断，容易被谗言所动，就算能顺利继位，这以后的光景还不知如何，更何况，齐王也未必就会输，殿下谨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卫王思忖半晌，长长出了口气：“罢了，我等静观其变就是，表兄那边，还请多费心了。”

来客：“自然，请殿下放心。”

……

鲁王府自重新修缮之后，原本凋败的树木重新移植，经过贺融他们居住的这两三年，复又茂密起来，尤其盛夏时节，园林之内，繁花累累缀于枝头，从粉白到金黄，再有比胭脂略浅，却比胭脂多情的八仙花，最妙的是，这么多颜色彼此

同在一处，却并不显得拥挤累赘。

“你那安国公府，何时能入住？”

贺融头也不抬，翻过一页书：“明年吧，不急。”

薛潭坐在贺融书房的窗边往外眺望，正好就能瞧见一大片八仙花从廊下延绵到假山处，鼻息间满是雨后青草泥土的味道，不由得赞道：“若在此小酌，翻两三页闲书，美人相伴，夫复何求？”

贺融面无表情：“醒醒，别做梦了，没有美人，只有一个瘸子。”

薛潭大笑：“虽是瘸子亦是美人，贺郎何必妄自菲薄？”

他与贺融私下随意惯了，知道对方并不如表面那般不苟言笑，见贺融举杖欲打，忙避开了去：“行行行，你不是美人，你丑比晏子，媿若左思，行了吧？”

贺融面不改色：“谬赞了，我就没有左思那等才情，也写不出《三都赋》。”

装模作样！薛潭调侃道：“我看五郎不在你身边，你这脾气，是一日坏似一日了！”

贺融蹙眉：“关五郎何事？”

薛潭：“有他在身边给你欺负，你的脾气就会好很多呀，你自己没发觉么？”

“无稽之谈！”贺融瞥他一眼，“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说，无事就滚。”

薛潭捂住胸口：“咱们也算患难之交了，你竟如此凉薄？”

贺融忽然道：“你与张泽，定是一见如故吧？”

薛潭笑道：“他那人虽出身高门，却没有一般高门子弟的傲气，还挺好玩的，怎么忽然这么问？”

贺融：“因为你们俩就是一丘之貉，肯定趣味相投。”

“……”薛潭抽了抽嘴角，“罢了，我不过调笑你两句，就被你奚落得面皮里外不剩。”

他从怀中拿出一封文书，放在案上，推至贺融面前。

“你上回说的那种益州浣花溪纸，我找到了这几年被赏赐的名单。鲁王、齐王、卫王，这三家自不必说，还有几位公主、外戚、周相等重臣元老，陛下也都赏赐过，名单上起码也有三四十人。”

贺融打开名单，修长手指在上面摩挲划拉。

“那块碎片上有一股奇特的香气，我总感觉像是在哪里闻到过，你闻得出来吗？”

薛潭摇头苦笑：“我只闻到上面有被火灼烧过的味道，哪里有什么香气？”

贺融有点失望：“五郎和衡玉他们也都闻不出来。”

薛潭忍不住怀疑：“……那为什么就你闻出来了，你是不是鼻子出问题了？”

贺融嗯了一声：“我是狗鼻子。”

薛潭喷笑，触及对方嫌恶的目光，忙捂住嘴，避免口沫横飞：“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

贺融将名单叠起收好：“看来这条线索断了。”

薛潭安慰道：“来日方长。”

贺融正欲说话，外面文姜入内。

“郎君，王妃在花园办宴，想请您过去，与众位女眷见见礼。”

贺融点点头：“我这就过去，鱼深，与我一道吧。”

薛潭连连摆手，敬谢不敏：“我就不去了吧，高门女眷，规矩最多，我一个外男多唐突。”

贺融：“你眼下已到了适婚年纪，却成日晃荡，终非长久之计，是我拜托王妃，让她邀请女眷行宴时告诉我，顺带也带你过去见一见，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能来赴宴的女眷，身份家世自不必说，与你匹配绰绰有余，你若是与哪位小娘子看对了眼，也算一段良缘吧。”

薛潭面皮抽搐：“我竟不知你何时还当起冰人了。”

贺融冷笑：“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不愿去见那些世家女，看来是准备让你爹和你后母为你物色妻子了？”

薛潭沉默片刻，果断改变主意，涎着笑脸贴上去：“三郎，你真是我的好三郎，为了朋友操碎了心啊！”

“滚！”

……

老实说，自打裴王妃嫁进来之后，府里有了名正言顺的女主人，终于变得井井有条，像模像样了。

又不得不提的是，裴王妃不愧高门出身，世代簪缨，治家手段比袁氏强出不止一点半点，贺泰他们毕竟是男人，不可能成天关注内宅后院，待他封爵之后，家里人一多，婢仆之间难免有些风波，袁氏从前在鲁王府也不是正妃，流落房州之后，又只须打理一家人的起居，面对偌大鲁王府，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结果裴王妃理家不到三个月，连时常在外的男人们也能感觉到下人的效率高了许多。

当然，裴王妃也不是一味严苛，如文姜，她知道文姜从房州起就陪着贺融，



贺融对文姜也是另眼相看，不同于一般仆役，是以裴王妃与文姜说话时，同样客气有加。

嫡母这样知情识趣，贺融自然投桃报李，向来恭恭敬敬，不因对方与自己年纪相仿而有半点失礼。

再说裴王妃自己，她嫁给鲁王伊始，旁人嘴上不说，里面未必没有存着看笑话的心思。

只因鲁王已年过四旬，相貌苍老，性情柔弱，她又还是妙龄少女，不说身份般配与否，就两人年龄而言，实在也有些委屈了裴氏。

更因鲁王膝下几个儿子早已成年，裴氏去给年纪不比她小的人当继母，不仅尴尬，而且将来即便生了嫡子，也会面临更尴尬的局面。

然而出乎意料，旁人所猜测的那些尴尬还未发生，裴氏就已经在鲁王府站稳了脚跟，非但如此，还与丈夫相敬如宾，鲁王几个儿子，对她也同样尊重有加。

许多人臆测中的那种后院起火、内宅纷乱的情形，并未出现。

正如现在，贺融在许多目光的注视下，带着薛潭来到裴王妃面前，稳稳停住，拱手行礼：“母亲找我？”

裴王妃含笑：“你姑母和婶婶她们许久没见到你了，让我把你叫过来，想看你消瘦了没有。”

齐王妃等女眷，也都停下话语，笑看贺融。

不知何时，年轻少女们的嬉笑声也小了下来，没好意思公然打量他们的，便隔着绢扇悄悄地看。

不一会儿，贺禧也被王府仆从请过来。

临安公主笑道：“这下好了，除了五郎，这府里未婚适龄的郎君，可算都到齐了，可惜五郎不在，今日又少了一番热闹！”

时下民风开放，未婚男女见面，只要有婢仆在场，遵守礼数，也是寻常事。

先前皇帝赐婚贺融与林氏女时，京城世家里，还未有多少女眷见过贺融的面，许多人听说贺融身有残疾，已是退避三舍，林氏女也因此受了流言的影响，时时暗叹自己命苦，方才导致后来抑郁成疾。

可如今一看，许多以前从未见过贺三的人都有些怔愣。

虽说先前道听途说，大家也知道贺三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腿脚残疾也许瑕不掩瑜，但亲眼看到时，仍难掩意外与震撼。

李遂安今日也应邀与母亲来到王府做客，此时却与几名闺中好友坐在假山凉